

浪蕊繁花滿筠筐—— 李嵩〈花籃圖〉插花學釋讀

曹玉星

已知存世的宋代李嵩〈花籃圖〉有三幅，分別為夏季花卉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，以下稱〈夏花圖〉）、冬季花卉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，以下稱〈冬花圖〉）、春季花卉（上海龍美術館提供，以下稱〈春花圖〉）。三幅同時收入一書的有上海書畫出版社《中國繪畫名品——李嵩花籃圖（三種）》，¹其他出版品多是單獨收錄。²對於這三幅作品，美術界、文物博物界等許多專家學者多有考論、研究、賞析和推想。另外也有不少有關宋畫的畫冊、理論書籍提到李嵩〈花籃圖〉。通過查閱，發現較多理論文獻和研究文章中，對李嵩〈花籃圖〉中所繪插花器、花材未有準確科學的釋讀，更缺乏對其插花技術、藝術、美學，有全面深入的鑒賞。本文試圖從插花學角度對李嵩的三幅〈花籃圖〉做科學和藝術的釋讀與賞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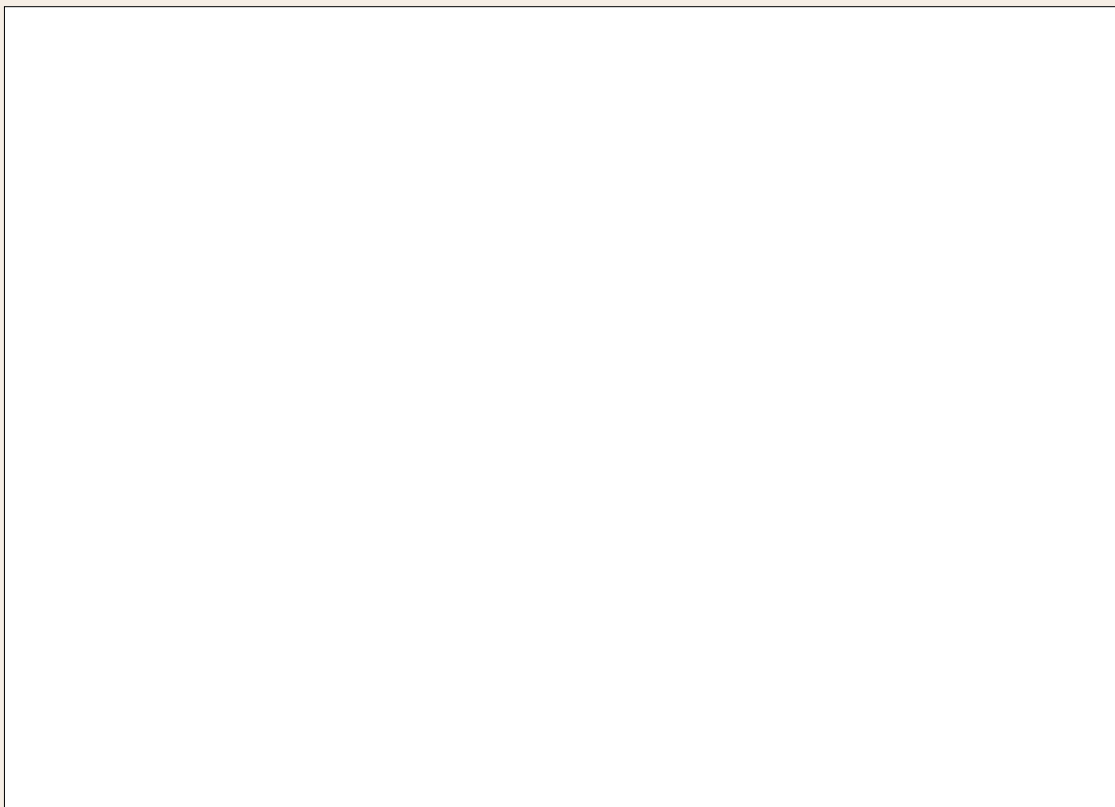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| 南宋 李嵩 花籃圖 夏花圖 ©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新146350（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，圖片請詳紙本期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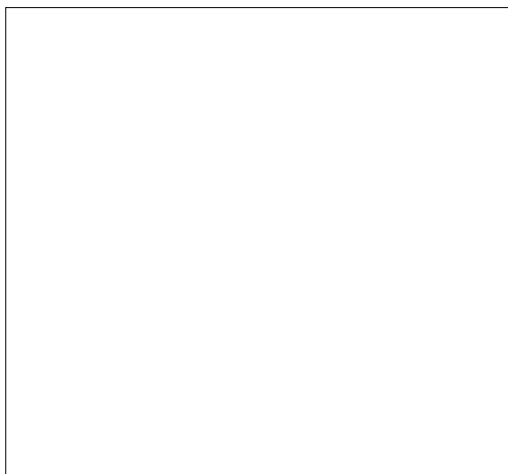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南宋 李嵩 花籃圖 夏花圖 局部 ©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新146350 (本圖因未獲電子傳輸授權，圖片請詳紙本期刊)

三幅作品的名稱與內容

三幅作品皆為設色絹本，款署「李嵩畫」小款，作品的尺寸及鈐印略微不同。〈夏花圖〉縱 19.1 公分、橫 26.5 公分（圖 1），鈐「項子京家珍藏」（不全）印（圖 2），〈冬花圖〉縱 26.1 公分、橫 26.3 公分（圖 3），鈐「沐璘廷章」、「神品」、「墨林秘玩」、「項元汴印」（存半）、「項子京家珍藏」、「項墨林鑒賞章」。〈春花圖〉縱 21 公分、橫 26 公分（圖 4），鈐「項元汴印」、「項墨林鑒賞章」（不全）、「沐璘廷章」。

一、名稱

關於三幅繪畫作品的名稱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聶崇正解釋其藏品用李嵩〈花籃圖頁〉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對其藏品用宋李嵩〈花籃〉，其他文章多用〈花籃圖〉，也有加季節名稱，如〈春花〉或者〈花籃圖·春〉等。如《中國繪畫名品·52·李嵩花籃圖（三種）》一書中用〈春花〉、〈夏花〉、〈冬花〉，廖安亞在《紫禁城》2020 年第 2 期發表的〈畫形傳意——李嵩《夏季花籃圖》的臨摹〉一文

中直接用〈夏季花籃圖〉。董世君認為用插花作品中的主花植物名稱更合理。³筆者認為這些名稱均是基於對「花籃」的延伸解釋，即「花籃」是裝著鮮花的籃子，是以籃為容器製作成的插花作品，而「花籃」本意是裝飾美麗、編制有圖案的籃子，是裝花等物品所用的籃子。從插花學角度，李嵩的作品是一種插花作品，按照插花所用器具分類，是「籃花」，「籃」是三幅繪畫作品中的插花器，筆者贊同原臺灣歷史博物館前館長黃永川先生「籃花」、「籃花圖」的表述，⁴花器是插養花木、營造盆景之器皿用具（插花器、盆景器），如「花瓶」（插花器）、「花盆」（盆景器），插養花木、營造盆景形成的作品則叫「瓶花」、「盆花」，「花籃」和「籃花」也是一樣的道理，所以筆者認為三幅李嵩繪畫作品可稱為〈籃花〉、〈籃花圖〉更妥。

二、內容

（一）插花器「籃」

關於三幅繪畫作品的內容，先看容器「籃」，顯然是同一類型，三籃均有底、身和提柄（提梁、提手），大小差不多。關於容器「籃」的材質，國立故宮博物院譚怡令、林莉娜認為是「藤籃」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聶崇正解釋其「竹籃」，宋栩栩、馬朋翔等學者也認為是「竹籃」，馬大勇認為是「藤竹編花籃」。⁵從三幅畫作看，三籃的底、身、提柄外側均有鈇白材料的精巧刻畫編織，〈春花圖〉花籃，在花籃染色後，用很細的鈇白複勾線條，再用重墨和重朱砂色以點的形式組合出菱形圖案，不僅正面描繪了圖案，提柄把手背面也同時描繪。〈夏花圖〉的花籃表現技法一樣，花籃的紋樣描繪墨色的更多，花籃底部還有一些鈇白的花籃紋樣。在〈冬



圖3 | 宋 李嵩 花籃圖 冬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花圖〉中，作者更加注重花籃本身的編織，沒有了墨色、朱砂和鈦白的紋樣，花籃底座用花籃的編織手法鏤空形成了菱形。從編織的形狀圖案柔曲度和色澤看，筆者認為是杞柳。再查閱有關史料，宋代文獻中就有取杞柳的細條「火逼令柔曲，作箱篋」的記載。⁶杞柳細條經過加工，刮去皮、晾曬，如象牙之色白，柔韌強度大，易作勒編。

作為編織的藤條一般是指棕櫚科省藤屬

的植物，有的品種表皮乳白色、柔韌、抗拉強度大，是傳統編織和傢俱製作的優良用材。三籃的底、身、提柄外側白色材料所編織的形狀圖案，也可能是一種藤條，但是目前缺乏更多資料確認。

再看三籃的底、身、提柄內側，還有褐色的細條材料籃架，從畫作的細部特徵、顏色等判斷，應是竹篾，故認為「藤籃」學者的意見值得商榷。

單獨判斷三籃是藤、竹、柳、草，並不確切。參考文物器物的命名法則，材料兩種或者兩種以上，部分有主體與附件之分，部分本身為複合材料製作而成，這些狀況應當按照主體材料或者約定俗成的方法處理。根據三籃的底、身、提柄內側的籃架是竹篾的判斷，這是籃的主體材料，參考文物器物的分類歸「竹器」類，因此筆者認為稱「竹籃」較為妥當。

（二）籃中植物

許多書籍、文章或圖冊對容器「籃」中植物的釋讀，大多不全或有瑕疵、錯誤，在此不一一指出。筆者查閱宋陶穀（903-970）撰《清異錄》其草、木、花、果、蔬等門中「花」、「一品九命」、「十二香」的記載，宋周密（1232-1298）《武林舊事》中「賞花」、「納涼」、「避暑」對植物的記載，以及南宋陳景沂撰《全芳備祖》、林洪撰《山家清供》、溫革撰《分門瑣碎錄》等記錄的植物名稱，現從植物學的角度，對三幅作品中的植物逐一釋讀。

〈夏花圖〉的花卉自左至右分別為：梔子（*Gardenia jasminoides*）、萱草（*Hemerocallis fulva*）、夜香木蘭（*Liranthus coco*）、蜀葵（*Alcea rosea*）、石榴（*Punica granatum*）等五種。畫面中左下兩朵重瓣梔子正開，一朵含苞待放，上部紅、黃兩種萱草分別插制籃兩邊。籃中部單瓣粉紅蜀葵也是兩朵正開，一朵含苞待放，上部配插的夜香木蘭也是三朵含苞程度不同。畫面右下角安排了胭脂色花瓣、朱砂色花托的石榴一簇襯托。整個半橢圓型造型完整、飽滿，花材的陰陽向背、穿插空間位置合理有序，色彩豐富協調。

有的學者把萱草稱金萱，明張謙德

（1577-1643）《瓶花譜》有此名稱，宋代是否有此名稱，或是根據顏色或園藝品種，均沒有依據。萱草別名眾多，園藝品種有叫「金針」的，稱為百合花卻值得商榷，兩者只是同屬百合科。萱草是萱草屬，花苞片卵狀披針形，顏色桔紅或桔黃色，花梗短，長1公分左右，花被長7~12公分，下部2~3公分釐米處合生成花被管。外輪花被裂片長圓狀披針形，具平行脈，內輪裂片長圓形，具分枝脈，邊緣波狀皺褶。百合是百合屬，花苞片披針形，顏色白色為主，花梗長3~10公分，花被長3~9公分，花喇叭形，向外張開或先端外彎。仔細對照〈夏花圖〉看，應是萱草。

夜香木蘭稱為夜合或夜合花，倒是沒有錯，只是根據《中國植物志》，⁷夜香木蘭才是正名。將夜香木蘭稱作白含笑、廣玉蘭，值得商榷，因僅從夜合花「花白色」而畫中為淡青色難以斷定，其實夜香木蘭隨開放程度以及個體不同顏色有差異的，畫中夜香木蘭半開或花苞，外面的幾片花瓣略帶綠色或淡青色，正是畫師觀察細緻的結果。

另外，也有論者將蜀葵稱為木槿，兩種花卉同為錦葵科，分別是蜀葵屬和木槿屬，也有說是錦葵，雖花極像，僅從圖而不看實物確實難以區分。但是木槿的花，朝開暮謝，只開一日，一般不做插花用。細看籃中花卉，蜀葵花右下的蠹洞痕大葉片，與《中國植物志》中草本蜀葵之葉——「葉近圓心形，直徑6~16釐米，掌狀五至七淺裂或波狀棱角，裂片三角形或圓形」的描述吻合。⁸而灌木木槿的葉，三角形或菱狀卵形，基部楔形，具不整齊缺齒，有時中部以上有三裂，比蜀葵之葉小很多。一片大葉正是確定蜀葵的玄機。



圖4 | 宋 李嵩 花籃圖 春花圖 ©龍美術館提供

把蜀葵叫秋葵，是否是古名？沒有依據。

〈冬花圖〉的花卉自左到右分別為：水仙（*Narcissus tazetta* var. *chinensis*）、綠萼梅（*Armeniaca mume* var. *mume* f. *viridicalyx*）、山茶（*Camellia japonica*）、蠟梅（*Chimonanthus praecox*）、瑞香（*Daphne odora*）等五種。畫面中左下一簇白淨的水仙花正依次開放，左上部隱藏在後清新瑞香映襯著清雅折枝綠梅，籃中部單瓣大紅山茶兩朵正開，三朵含苞待放，右上部折枝蠟梅正馨香襲人，一片蠟梅枯葉掛在枝頭，生動優美，別具玄機，右下部同樣映襯配插著瑞香一簇，以山茶為主花半橢圓團花造型完整、飽滿，花朵的正、平、

側、背，枝條與花之間，或疏或密，花枝穿插錯落參差，花葉豔麗，花朵舒立，不予軋擠，合理有序，豐富協調。圖中除瑞香之外，茶花、綠萼梅、蠟梅、水仙，其花期從除夕到元宵期間盛開，據此花開特性可知此作是用於春節的裝飾，主題是春季花開，紅山茶、綠萼梅、水仙、蠟梅和瑞香，密集式插花兼顧色彩與香氣，具有圓滿豐盛的效果，象徵年節喜氣祥瑞之意。

有學者認為「大紅山茶穩坐居中，豔冠群芳；清雅黃菊、水仙百合，斜倚著相隨於旁；白淨的水仙、白菊則好奇起伏在籃緣」，也有講「白淨的水仙、嬌俏的白色丁香則好奇

臥伏在籃緣」，譚怡令〈「七十件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」精選（五）——李嵩花籃〉一文中「而丁香之花以白粉打底，再以胭脂加花青分染而成。」但查遍相關畫冊和書籍資料之高清图像，「丁香（*Syringa*）」在什麼位置？實在看不出。另外丁香的花期是四至五月，與瑞香花期三至五月有兩個月交集，而與其他水仙花期十二月至翌年三月、綠萼梅二至三月、山茶十月至翌年三月、蠟梅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均無交集，故從物候學角度判斷也不可能有丁香。把籃中植物看成「黃菊」「百合」「白菊」「丁香」等花卉，值得商榷與好好地考究！

再看〈春花圖〉，畫中植物從左而右分別為：連翹（*Forsythia suspensa*）、海棠花（*Malus spectabilis*）、碧桃（*Amygdalus persica* 'Duplex'）、黃刺玫（*Rosa xanthina*）、花紅（*Malus asiatica*）等五種。畫面中左下一簇連翹正依次開放，左上部紅色系海棠映襯著中部白、黃兩種顏色正盛開的主花碧桃，右上部三朵黃刺玫也正漸次開放，右下部一片粉色系閨秀般的花紅曲折逶迤、鮮麗繽紛映襯主花碧桃，一幅春意盎然的「籃花」圖，作品主從分明、色彩鮮麗、枝繁葉茂、整體外形圓滿豐盛，是宋代宮廷流行的隆盛華麗院體籃花中傑出的佳作。

有學者把連翹看是迎春，有必要正解：連翹為木樨科連翹屬，花冠黃色，一至三朵生於葉腋，一般四個花瓣，花瓣較長，如狗牙（花瓣形似蠟梅一品種「狗牙蠟梅」）。單葉對生，長橢圓形，與迎春比連翹的葉子比較大。迎春也是木樨科，為素馨屬，花單生在去年生的枝條上，金黃色，花瓣比較短，呈卵圓形，通常為五至六瓣。葉對生，三出

複葉。再去仔細看圖中花、葉，面中左下一簇黃色小花，均為四個花瓣，下面有幾片比較大的對生單葉，形似狗牙。可見畫作者對花材的細緻觀察和繪製的精心，相信讀者也會辨別那是連翹了吧。把海棠認為是垂絲海棠，也可探究。二者都為薔薇科蘋果屬，垂絲海棠的傘房花序，花梗細弱，有下垂特徵，而圖中沒有，具體是什麼品種的海棠不能臆斷。有把白、黃兩種碧桃直接叫桃花的，從大的範疇講沒錯，碧桃確是桃屬植物桃的變種，屬於薔薇科李屬觀賞桃花類的半重瓣及重瓣品種，統稱為碧桃。把黃刺玫說成酴醾、芍藥等，也有說成黃色丁香，⁹筆者認為有誤！還有一種植物叫林檎的，是植物異名或別稱，只是根據《中國植物志》，花紅才是正名。

三幅作品表現的插花之美

一、藝術之美

三幅〈籃花圖〉雖然畫幅不大，但是描繪細膩具體，造型功底深厚，線條細緻有力、富於靜物畫變化，設色豔麗雅致，構圖穩定飽滿。宋代插花不僅注重花德與造型，而且講求花器、配材及如何維持花的壽命的技術與品賞方法，很多人都熱衷於此的研究。插花進入社交禮儀活動，宋代民間愛花之風不減唐代。歐陽修（1007-1072）《洛陽牡丹記》：「洛陽之俗，大抵好花，春時，城中無貴賤，皆插花。雖負擔者亦然。」吳自牧《夢粱錄》（成書于宋度宗咸淳十年，即1274）也有：「汴京熟食店，張掛名畫，所以勾引觀者，留連食客，今杭城茶肆亦如之，插四時花，掛名人畫，裝點門面。」根據吳自牧的記載，當時不論官吏庶民，在吉凶慶節時，一切筵

席通常是由「四司六局」承辦。而四司六局的職掌中，香藥局管燒香，茶酒司管點茶，帳設司管掛畫，排辦局管插花，「四者合成燒香、點茶、掛畫、插花」，稱為「四藝」，為當時非常流行的民間社交禮儀規範，可見插花已成人們生活必需品了，插花漸成專學。宋代宮廷插花體現著宮廷富麗堂皇的審美文化氣質，是宮廷貴族表現高貴生活的一種途徑，是宮廷文化的一種象徵。

另外古代皇帝將最優秀的畫家集中在畫院裡，宋徽宗（1082-1135）就親自主持畫院，講求「形似」和「法度」，以寫實、形似為主導思想，發展精工細刻的作風。李嵩作為南宋光宗（1147-1200）、寧宗（1194-1224）、理宗（1205-1264）三朝畫院待詔，以那一筆筆生命力充沛的線條和細膩的敷彩手法，忠實地將花的嬌豔、偃仰、正平，葉的正背、卷反以及不同款式花籃紀錄下來，畫就超級寫實工筆的四季「籃花圖」，花意盎然、萬物扶疏，所插籃花折射出繁花似錦的大自然——美麗、多樣、蓬勃、朝氣，畫家對自然、生命的熱愛和關注亦油然躍於絹上。另外，仔細察看三幅畫作，在畫面提柄（提梁、提手）右側或中或下，〈夏花圖〉的一枝蜀葵，〈冬花圖〉的一枝山茶，〈春花圖〉的一枝碧桃均畫有枝幹的斜截面，正是許多學者判斷的是宋代折枝花鳥畫的藝術構圖之處，而從插花學的角度，也是插花藝術手法變化的藝術之美！

清代吳其貞《書畫記》記載：「又李嵩花籃圖四張。皆識『李嵩』二字。」¹⁰另有「秋花冊」的存世，只是流散何處尚未可知，甚為可惜，也許這是對四季籃花圖的藝術之美留下的思考美想像美的空間。

二、科技之美

宋代插花藝術得到發展，花材保養技術已趨完善，論著甚豐。例如周密《癸辛雜識·續集上》「鹽養花」曰：「凡折花枝，捶碎柄，用鹽築，令實柄下滿足，插花瓶中，不用水浸，自能開花作葉，不可曉也。」¹¹林洪的《山家清事》：「插梅每旦當刺以湯。」¹²「插牡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，皆當燒枝，則盡開。」¹²等等。這些技術與方法符合科學道理，今天依然可行。宋代除了保鮮技術，還有催花技術。在宋代已有用溫室催花的技術，清康熙年間，新城王士慎《香祖筆記》載：「宋時武林馬塍藏花之法，以紙窗糊密室，鑿地作坎複竹，置花其上，糞土以牛溲硫磺，然後置沸湯於坎中，候湯氣薰蒸，則扇之經宿則花即放，今京師園丁亦然。」¹³

宋代對農事之農時物候有許多理論記載，如宋程大昌（1123-1195）《演繁露·花信風》卷一：「三月花開時，風名花信風」，還有宋王達《蠡海集·氣候類》等。從上述物候理論看李嵩的三個季節的籃花圖，每個季節的籃花圖中均為五種植物，〈夏花圖〉中梔子、萱草、夜香木蘭、蜀葵、石榴的花期分別是：三至七月、五至七月、五至八月、六至八月、五至六月，交集是六月；〈冬花圖〉中水仙、綠萼梅、山茶、蠟梅、瑞香的花期分別是：十二月至翌年三月、二至三月、十月至翌年三月、十一月至翌年三月、三至五月，交集是三月；再看〈春花圖〉畫中連翹、海棠花、碧桃、黃刺玫、花紅的花期分別是：三至四月、四至五月、三至四月、四至六月、四至五月，交集是四月，所以從物候理論看李嵩的三個季節的籃花圖，應該是描繪或者畫作於當時的六月、三月和四月。而該五種

植物雖然是當季植物，但是不會在一個月中如此集中時期展現開放，即使考慮宮廷中有很好的保養和催花技術，也做不到這麼集中開放。一幅畫面中都描繪五種時令花卉，花材的選擇都以品格高韻名花貴枝為主，筆法工致細膩，顏色富麗端莊，高雅大氣，描寫工致雋雅，細膩精巧。這樣的〈籃花圖〉一幅要經過較長時間的繪製，而繪製前從枝幹折下來的部分花枝，定是經過四司六局的排辦局之花藝師的精心選擇，五種時令花卉的開放度儘量靠近，或者都是含苞花枝留有一定開放時間，這樣插制的籃花，配合著逐一綻放其沁人心脾的福貴芳香。

三幅〈籃花圖〉共性即構圖飽滿，花材充斥於整個花籃，繁複的花材看似無序的插制於籃中，但實際經過反復推敲與琢磨，每一種花材的數量及插制形態都是經過畫家精

心研究的，〈籃花圖〉中花材的根莖均是向花籃中部集中插去，構圖完整穩定，花籃底部一定有固定花枝的器具或技巧，籃底放置仿五代占景盤是很大可能，¹⁴ 否則花籃中也無法注水保養。

結語

在宋人生活有四藝，即點茶、焚香、插花、掛畫，如徐善衍在《插花學初論》序中所言「『插花』這種生活中的技藝雖然自古有之，但鮮有理論上的研究。」由於現代人也傳承這些文化，體現雅致的生活情趣。筆者藉由對李嵩籃花圖插花學的釋讀，希望傳承與發展古典插花，突顯古代傳統審美文化的理想。

作者為南通博物院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，南京林業大學兼職教授

註釋

1.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著，《中國繪畫名品·52·李嵩花籃圖（三種）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8）。
2.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，收入馬嘯編，《宋畫匯珍·花鳥卷》（石家莊：河北美術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59；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·繪畫編·3·宋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44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，收入林莉娜主編，《百卉清供——瓶花與盆景畫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8），頁24；譚怡令、劉芳如、林莉娜主編，《滿庭芳——歷代花卉名品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8），頁110；李玉珉、許郭瑛編，《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），頁293；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名寶上珍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5），頁239。曾流傳日本的一幅繪的春季花卉（以下稱春花冊），收入岡崎義郎，《宋元花鳥圖撰》（京都：芸草堂，1937），頁25；岡崎桃乞，《宋元名品圖錄》（京都：芸草堂，1978），頁21。
3. 董世君，〈李嵩「花籃圖」的命名小議〉，《書畫世界》，2019年7期，頁36-41。
4. 黃永川，《中國插花史研究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111。
5.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著，《中國繪畫名品·52·李嵩花籃圖（三種）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11；馬朋翔，〈對李嵩春季「花籃圖」的賞析〉，《美術教育研究》，2017年5期，頁21；馬大勇，《瓶花清味——中國傳統插花藝術史》（北京：化學工業出版社，2019），頁56。
6. 馬美惠，《至精至好且不奢——手工藝卷》（北京：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112。
7.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植物志》，卷30冊1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113。
8. 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輯委員會，《中國植物志》，卷49冊2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84），頁11。
9. 郭海慧，《追白求清，崇幽尚淨——宋代審美文化影響下的插花藝術》（北京：北京印刷學院，2017），頁104。
10. （清）吳其貞，《書畫記》，（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06，第1版），頁500。
11. （宋）周密撰，王根林校點，《癸辛雜識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，第1版），頁78。
12. （宋）林洪著、撰人不詳，《山家清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，據陽山顧氏文房本影印），頁3。
13. （清）王士禎著，《香祖筆記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，第1版），頁29。
14. 曹玉星、楊秀蓮，《插花學初論》（南京：東南大學出版社，2018），頁12-14。